

龍中人逸後

上官雲龍 著



龍人中後

上官雲龍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

— 六 —

十二、

泰山顶上逢异客，益都城外救故交

刘云、春霞携漪儿、平儿从渔台出发，准备回黄县老家隐居一段时日。

刘云为避免今后麻烦，一路戴着齐宣赠的面具，扮成年近四旬的黄面侠士。春霞仍是武生公子打扮，罗漪、陶平不用特别化妆，因二人尚未出道，江湖上无人相识。

他们从渔台先至济宁、袁州，然后来到泰安。在泰安城内他们小憩了一天，第二日便同登泰山。

刘云本是山东人，多次路过泰安，已顺便两次登临泰山，本不欲再登。上次过泰安登泰山，是因为漪儿、平儿一再恳请，又为让他二人登山观景以开拓视野，有益于武学的进展，才二登泰山的。此番则是因为春霞的要求，刘云不愿惹她不快，只好再登泰山。

泰山是我国五岳之首，因位于东方，又称作“东岳”。泰山初名“岱山”，又作“岱宗”。大诗人杜甫《望岳》诗中云“岱宗夫何如？齐鲁青来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就是称赞泰山。当年汉武帝刘彻登封泰山时，称此山“高矣，极矣，大矣，特矣，壮矣，赫矣，骇矣，惑矣”。

一代武林大宗师东方朔也称泰山吞西华，压南衡，驾中嵩，轶北恒，为群山之最，还自创“泰山九式”剑法被后世称绝。

刘云等四人从岱庙而入。此庙周环十多米高的城墙，有大小八门，每门有楼，围墙四隅建有巽、艮、乾、坤四个角楼，内含八卦玄机。刘云边走边讲，使春霞及漪儿、平儿受益非浅。他们经王母池、关帝庙，又跨过十二连盘步天桥来至中天门，这里有一巨石如卧伏的两只老虎，故又名二虎庙，这是登泰山的第一道难关。上次漪儿、平儿登临此处还有些惊骇，此次因武功精进，竟健步如飞了。自中天门至云步桥为快活天，春霞初临此地，漫步在这青山绿水、花草斑斓的山间坦途，观赏着斩云剑、蛟龙石等名胜，欢喜不禁。尤其是云步桥高悬如虹，百丈崖瀑布倾泻而下，四面群峰叠翠，更使春霞长久留连不想离去。从云步桥经五松亭，朝阳洞至对松山。走过对松亭，抬头北望，峰回路转，天地洞开，朱红色的南天门遥立山巅。这就是登泰山的险道十八盘，从升仙坊至南天门要一口气爬上五百多个陡直的石阶才能到达南天门。平儿、漪儿虽说是第二次登泰山，但小孩子家游兴极浓，平儿深吸了一口气，一提腰眼，人如一只大鸟从升仙坊转瞬间登上十八盘顶部的南天门，漪儿不干示弱，也飞身而上，紧跟在平儿身后飘至南天门下。刘云看了春霞一眼，二人终是大人，不愿像小孩子那样施为，遂快步登山，不大一会功夫也至南天门下。他们从南天门往西奔一突兀的山峰月观峰观景，又东折游天街。在这里漫步俯瞰，众山若丘，泰安城尽收眼底。当刘云、春霞携漪儿、平儿返回南天门准备入南天门内关帝庙时，刘云见南天门楼门赫然有三个面熟

的武林人物，正在徘徊观景。正当中是位九尺开外的胖大汉，年约五旬，秃顶，扫帚眉、大环眼、短钢髯，脸色煞白，内穿银白色绸劲衣，外罩灰色大氅，手里拄着一根一丈长鹅卵粗细的亮银棒，此人正是当年渤海王府三大护卫之首雪练金刚蒋宁。他左边站定一人，年近五旬，身材瘦小，面色枯褐，灰发蓬乱，身穿一袭灰色旧绸袍、小鼻子，双目如豆，射出冷芒，尖削的嘴唇上有稀疏的雁尾须，此人是铁掌徐东川，在距蒋宁右边五步远处有一年过四旬的黑壮汉，身高八尺开外，生得浓眉、大眼、直鼻、阔口，海下浓须。头戴马尾透风巾，迎口高挑英雄胆，身穿天蓝色短绸衣，外罩紫色逍遥氅，背插一口金背砍山刀，刀柄后钢环上垂下红绸刀穗子，十分显眼，此人是奔雷刀花镇南。原来渤海王府的三大护卫都来此地了。刘云突然脸上肌肉一动，心觉“不好”，暗想道：莫非他们发现齐老哥的踪迹，同至此地寻仇么？只是如若寻仇，似应有飞天豹子薛明的踪影，他因何不见同来呢？是偶游泰山么？可此处离益都不过一日的里程，不会这么巧。刘云想到这儿，心里一动，遂用“传音入密”对漪儿、平儿道：“你二人可独自上南天门楼上观景，注意那三人的谈话，然后告诉为师。”

漪儿眨了眨妙目，就一拉平儿上门楼去了。春霞刚欲问原因，刘云已用“传音入密”对她说道：

“小兄让漪儿、平儿上门楼去听那三人谈话，事关齐老哥一家之安危，霞妹不必惊异，一切暂听我安排。”

春霞知情况异常，稍有些不放心的，但又一想二小武功不低，又有刘云在此，也不会出什么乱子，遂白了刘云一眼，缓步走至南天门门楼下，看着两侧的对联，轻声道：

“门辟九霄仰步三天胜迹，
阶崇万级俯归千嶂奇观。”

刘云也跟过来，他看了看对联，忽操山东纯正的口音道：

“南天门确实别有一番诗意，无怪乎李太白吟出‘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之佳句。”

门楼上的徐东川为人诡诈多疑，他见春霞背负宝剑和一个丝绸箫囊，漪儿、平儿肋下挂着短剑，双目放光，知这四人必是练家子，尤其是见中年黄面汉子身形似象当年的刘云，不由起了疑心，后听二人谈话，满嘴诗文，而黄面汉子的口音与刘云不同，这才稍稍释疑。他哪里知道，刘云虽生于山东，但很小便被白云卧客杜师明带走，大部分时间是在江南，故语音不纯。

这时，漪儿、平儿已双双登上门楼。花镇南见这两个小孩生得如粉琢玉雕一般，不禁心生喜爱之意，便目不转睛地盯着看。蒋宁也见到这两个小孩，心生好感，便对徐东川说：

“二弟，你看此二子多么可爱，愚兄若能收徒如此，也就心满意足啦！”

“大哥若真喜欢，咱们不妨攀问一下，你我各收一徒如何？”花镇南高兴地插话道。

徐东川闻言扭项回头，双目陡然射出威棱，后见两个小孩并未看他，颇有点失望，遂道：

“大哥、三弟，你我大事尚未了，万不可在此地多事。”

花镇南叹了口气，缓缓道：

“那飞天豹子薛明等人发现的只不过是血掌追魂客宁奇的踪迹，又不是齐宣老儿，我等着的什么急？”

徐东川闻言色变，轻斥道：

“三弟，不是为兄说你，你也太不注意了。日后不准再轻易提及那对头的姓名，以防泄机。宁奇与你我的对头交情甚厚，只要捉住他严刑逼问，定能找到对头的隐遁之处。”

花镇南心中不服，回嘴道：

“二哥，这泰山顶上说话有谁能听到，你也太多心了。”

徐东川微怒，摇摇头道：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不得不防。为兄如此嘱咐，有何不可？！”

蒋宁见二人争执起来，怕伤了情谊，遂不悦道：

“二弟、三弟，你我登山观景，心里何等痛快，不许妄动口舌。二弟既然心急寻仇，无意观景，你我往普照寺拜访园朗大师，然后下山共谋一醉如何？”

说完，三人匆匆离去。徐东川急行了几步后，又回头看了漪儿、平儿一眼，见两个小孩无异状，才匆匆下楼。徐东川下南天门楼后，又故意在刘云、春霞身边走过，他朝刘云狠狠地看了一眼，然后随蒋宁、花镇南而去。

三人离开后，漪儿、平儿才走下门楼。漪儿将三人的言语向师父、师娘复述了一遍，刘云脸色大变，忙对春霞说：

“霞妹，目前对方来人不少，不仅要制住宁奇，恐怕更主要的是寻齐老哥的麻烦。事情紧急，救兵如救火，我们不可在山上久留，到天柱峰看看便下山吧。眼下行动不易太急，恐怕打草惊蛇，使余党遁去，仍为后患。我们必须在明日午后赶至益都，先看看齐老哥一家如何，然后派人通知宁奇避一避。倘若齐老哥一家要是出事，那我只好出手啦！”

平儿不安地拉住刘云，神色紧张地恳求道：

“师父，齐伯伯，宁伯伯都是好人，咱们快去救他们吧？”

刘云长叹了一口气，无可奈何地说：

“平儿，你年纪尚幼，又未出道江湖，不懂得武林人对待恩怨的规矩。你宁伯伯不是坏人，但昔日性情暴躁，杀孽太重，有时不问清是非曲直，又出手太狠，以致仇家甚多。如果是一般的仇家，为师自可出面调解，倘若你宁伯伯误杀了人家的父、兄，那就难办了。凡是报亲人的血仇，外人是不能插手阻拦的，除非报仇之人不按武林规矩，请外人帮忙，或带一伙人群殴，才可伸手制止。若带来动手之人都与你宁伯伯有血仇，而你宁伯伯又理亏，也不算不遵武林规矩，为师要想插手仍需找出适当的理由。”

平儿瞪大眼睛，不解道：

“宁伯伯待平儿极好，每天只是拾掇园圃，怎会去杀人？”

刘云用大手轻轻抚摸着平儿的头，沉吟了一会，缓缓说道：

“平儿，此事对你一时也说不清楚。不过，你日后会懂的。”

平儿突然抱住刘云的右腿，跪在地上，悲泣道：

“师父、师娘，宁伯伯不是坏人，平儿求您救救宁伯伯。”

平儿刚刚跪下，漪儿也娇呼了一声“师父”，跪在刘云面前。

刘云怔怔了一会，才双手扶起平儿、漪儿。他长叹了一口气，在石路上徘徊，不知如何处理此事才好。

漪儿忽然出声问道：

“师父、师娘，漪儿年小不知武林规矩。难道就没有既

不违武林规矩，又可救宁伯伯的办法？”

春霞闻言眼睛一亮，她伸手将漪儿拉在怀里，娇笑道：

“云哥，我看漪儿说的是，咱们莫若在暗中助宁大哥脱险就是啦。”

刘云颌首道：

“那咱们就尽快赶至益都，暗中帮宁大哥脱险吧。不过，若是寻仇之人为父报仇，又不违武林规矩，咱们仍不能出面动手。倘若这些人还欲对齐大哥下手，或寻仇之人皆肖小之徒，那就另说啦。”

刘云话音刚落，平儿便扑在他怀里，流泪喃喃道：

“师父、师娘真好。”

刘云含笑调侃道：

“平儿，为师按你说的办，你就说真好，难道不按你说的办就不好么？”

平儿似觉失言，又不会辩解，吓得一惊，嗫嚅道：

“师父，平儿不是这个意思。”

春霞喜欢平儿的笃厚、重情，见刘云和小孩子开玩笑，使平儿忐忑不安，遂不满地说道：

“云哥，你也真行，跟个小孩子也句句话那么认真。平儿憨厚，吓了一跳，这哪象做师父说的话。”

春霞将平儿拉过来，拍拍他的脑门，笑道：

“平儿，别听你师父吓唬，这事有师娘为你做主。”

漪儿想笑又不敢笑出，怕师父生气，师娘嗔怪，忙伸出小手捂住自己的樱唇。

师徒四人边说边笑直奔天柱峰。天柱峰上建有玉皇观，故又称作玉皇顶。如果绝早来此可观赏旭日东升，黄昏时来

此可观赏“晚霞夕照，黄河金带”，但他们是午时登临山顶，只能观赏云海玉盘了。因为四人心中有事，一时游兴全无。平儿、漪儿小孩子家心里搁不下事，一直耽心齐伯伯、宁伯伯的安危，所以到峰顶随意看了一会，便央求师父、师娘下山。

刘云等四人从天柱峰下来，仍顺着原路至岱庙下山。

下山后，刘云、春霞携平儿、漪儿疾奔燕家庄，在那里吃过晚饭，又买了些熟食，便顺着莱芜、谢家店、黑旺的官路，直奔益都。

夜间，大道上几乎没有人行走，也不会惊俗，四人遂施展陆地飞腾的轻功提纵术，如鸟起落，如马疾驰。春霞与漪儿、平儿相处已一月有余了，她虽知二小屡逢奇遇，又经刘云悉心指教，内功颇深，但始终未见二小施展轻功。平时练功那只是借轻功施展身上的动作，而白天上路，因往来行人很多，怕施展轻功会骇人惊俗，被人误作飞贼、匪类。所以，在一开始时，春霞放慢了脚步，大约过了有半个时辰，她发现平儿、漪儿不敢逾越，一直未放开脚步有意敬重她。春霞清啸了一声加快脚步，平儿、漪儿便也加快脚步在后面紧随，并不十分费力，待到春霞几乎是施展轻功全力奔跑时，平儿仍脚下如行云流水紧跟在身后，并未疲惫之态。漪儿的功力差些，时间一长稍感到有些吃力，但内功之深厚较春霞在宁波遇刘云时尚高出一块。春霞见自己打通任、督二脉，已武功大成后，功力仅比平儿稍胜一筹，面上略有愧色，而对平儿的天分，对刘云调教的本领甚为钦佩。刘云见漪儿鬓角见汗了，忙飘身而至，他伸出左手握住漪儿的左手，右掌轻托他后腰，霎时漪儿觉得有一股极柔和的内劲从刘云掌心的劳宫

穴传入她掌心劳宫穴内，宛如涓涓的溪水流入她体内，顿时精神一振，疲惫之感消失了。漪儿知道师父正用体内真元帮助自己，这不仅可消除劳乏，还有助于自己的内功修为，不禁在眼里流露出感激的神情。

刘云等四人由于在夜间疾行，在翌日凌晨已过莱芜而至谢家店。四人入镇后，发现一家小店已打开门窗，准备卖早食了，就鱼贯而入。店家是个极老实的小生意人，见四人有三人身佩带武器先是一惊，后见春霞英俊，两个小孩长得十分可爱，知是江湖游侠，不会对他怎样，遂露出笑脸。刘云等四人在小店内取出自带的熟食，各要了两大碗鸡肉馄饨，刘云和平儿各喝了一盅酒。刘云临行前给店家一锭银子，约三两，店家千恩万谢，一直送出店门，还立在门口目送。

刘云等四人离在谢家店，见天色渐亮，不敢施展轻功提纵术，便一路快行，而且不光走官路，而是有时穿入丘陵、小路，大约在下午申时，已达益都。

刘云率春霞和平儿、漪儿入城后，没有直接同至稷下雅店，刘云让春霞领平儿、漪儿在街上闲逛，自己绕道至稷下雅店的后门，向四周环视了一下，见暂时无人，便飘然而入。

刘云从后门院墙进入，发现后面院内无人，不觉一惊。因为平时齐宣在后院内住，看管几棵果木，潜修内功，避免与外人相见，连稷下雅店内有些伙计都不认识他。刘云见齐宣不在后院，便觉有事，忙悄悄推开脚门进入中间的院内，这个院子实为齐家内宅，齐老夫人胡秀英、儿子齐奎夫妇、孙子、孙女均住在这里。刘云刚刚入中院，正巧见铁剑金针胡秀英拄杖从屋中出来，她见刘云悄然而入，不由神色一楞。

胡秀英请刘云入正屋谈话，刘云呷了一口茶，忙将在泰山顶上所遇的情况说了一遍，胡秀英闻言色变，遂将齐宣清晨出城去云门山下园圃的事说了一遍。原来宁奇在这两日发现周围情况异常，便按照齐宣的嘱咐，在今日凌晨将铁翅鸽放回。齐宣见到鸽子后知老友有难，便吃过早饭便化装赶去看看情况，共度艰厄。胡秀英原也要去，被齐宣力阻，一者不欲将儿孙们牵连进去，二者怕因此毁了稷下雅店。胡秀英虽担心老伴的安危，但她知道目前齐宣已经刘云打通任、督二脉，武功大成，又练成风胡子二十四式绝技，有大硬功护体，料无大差失。另外齐宣又一再答应，遇险情后与宁奇突围而去，决不死拚，胡秀英这才稍稍心安。临行时齐宣又拿走几张假面具和几件旧衣服，准备与宁奇避难时换用。胡秀英深知丈夫的性格，他心意已定，绝难更改，只好含泪答应。刘云听罢，知尚未出事，心中稍安，他沉吟了一会，低声道：

“老嫂子，不必着急。事已至此，只好走一步看一步了。小弟耽心渤海王府的三大护卫也寻上门来，故先至此看看动静。既然这里尚未被仇家发现，就按齐老哥的话办。小弟想携你弟妹及平儿、漪儿即至云门山下园圃去看看，能暗中帮助了结就暗中帮助，能出面化解就出面调停，实在不行，小弟便出手一搏，决不让齐老哥出事就是。话已至此，容小弟告辞了。”

胡秀英见刘云欲走，急忙伸手拉住，嗔道：

“弟妹来了，也不跟嫂子见见面，这如何使得。再者说，也该让奎儿夫妻拜见他婶娘。”

刘云不好意思笑道：

“老嫂子救兵如救火，不顾齐老哥安危啦！小弟还是早

点领他们出城吧，再晚一会，城门关了，要出城就费事啦！”

胡秀英见言之有理，就松开了手。刘云推门而出，耸身而去，瞬间已杳。胡秀英追出，见院内无人，远远传来刘云用“传音入密”道：“老嫂子且放宽心，小弟去也。”

胡秀英年轻时闯荡江湖，也是个辣手人物，武林行家，她见刘云走后露了一手“千里传音”的绝技，知其武功高深、玄妙，已至化境，心内极为钦佩。她遥望刘云遁去的方向，含笑点了点头，一颗悬着的心这才踏实了。她拄着手杖缓缓朝前院走去。

刘云飞身飘出院墙，很快便来到街上约定的地点，见春霞与漪儿、平儿正在那儿等他，神情也有些焦急。刘云急忙走至春霞身边，在她耳畔低声说了几句，春霞脸色微变，一拉漪儿、平儿转身就走。

刘云等四人疾行至益都城东门，正赶上守门兵士准备要升起吊桥，关城门。四人匆匆出城，走出不足一里地，回头一望，城门正缓缓关上，吊桥已慢慢升起。四人对视了一眼，不禁微笑。平儿因太惦念着齐伯伯、宁伯伯的安危，怕兵士关城门，急得小脑门上渗出一些细细的汗珠。刘云见平儿如此憨直、重情义，心中愈发喜欢，顺手给他擦去汗珠，高兴地抚摸着他的头发。春霞也很喜欢平儿的笃厚，她扫了漪儿一眼，朝刘云神秘地笑了笑。刘云虽觉得春霞笑得有些异样，但事急之间，并未多想。他哪里知道春霞此刻心中正在打腹稿，她忽然闪过一个念头，想事过之后跟刘云商量，给这两个孩子订为夫妻，待艺成出师时完婚。春霞在这一段时间与两个小孩接触，发现平儿、漪儿天赋甚高，又心地善良、极重感情。平儿笃厚，内力惊人，漪儿伶俐，一学便通，使

她越来越爱，渐渐地竟产生了一种类似母爱的情感，她想成全平儿、漪儿，仍收二人为义子、义女。

刘云等四人出城后不疾不徐直奔云门山密林中休息，并吃了晚饭。刘云估计那些寻宁奇、齐宣麻烦的人，不会在黄昏时打上门去，一定是在深夜行动，所以不必急于去园圃，打草惊蛇。他们选择了离园圃较近的云门山岔口密林中隐身，那里距园圃不过几里地路程，夜间驰援也用不了多少时间。另外，那里比较隐密，避免过早暴露了行迹，再生枝叶。

大约在定更天，刘云、春霞携漪儿、平儿从密林中飘出，四人施展轻功宛如四条灰影在山路间穿行，不大一会功夫已接近园圃。他们见前面有人影闪动，就稍稍放慢了脚步，蹑尾追踪。那伙人蹿入园圃后，就躲在宁奇住屋的后墙外一排果林中。

宁奇的住房被方方正正的院墙围住，他住在正房有四间，两明两暗。东西侧各有厢房三间，东房是两明一暗，西房是三间一式的大通间，似是个库房。南面围墙左边有个较宽大的枣木制的门，左角有个用树枝围成的小草蓬，是个茅厕。右边有个长方形的大草蓬，里面拴着一匹马，旁边有一个两轮木车、石制的马槽，草蓬有一半被树枝围住，一半敞着。院内约有两亩地宽窄，正房、东房门前种了点蔬菜。

刘云等四人接近院墙时发现，在宁奇住屋的房脊上有人，东房上也有人，便悄悄从西房与马蓬间的空档蹿入，躲进马蓬里观动静。

这时，双方已然接触。齐宣手持竹节钢杖在正房门口观战，宁奇手持一根四尺长纯钢打造的八卦乾坤掌站在当院，有三个穿黑色劲衣劲裤的汉子半圆形围住宁奇，在三人身后

是位年过五旬的胖大僧人，头上扎紫缎宽头箍，迎门高挑日月牙，金光灿灿，青僧衣，白护领，开口僧鞋，腰系丝绦。面如生蟹盖，扫帚眉、大环眼，大鼻头，新刮的两腮连鬓胡茬子，一脸横肉，露出阴鸷的笑，右手握住一根五十余斤重的方便铲，铲头上有一对日月铜环。他指挥那三个黑衣汉子对宁奇加以责难。只听其中一位年近四旬的紫脸大汉，手持一根豹尾钢鞭，朝宁奇厉声吼道：

“宁老儿，你当年废了我师父游龙鞭周近南的武功，使他老人家后来含恨悒悒而死，这笔师门血仇，今日某弟兄三人找你了结来了。老儿，你拿命来，别让程大爷费事！”

宁奇身上微动，他望了望程渥，半晌无语，脸上阴晴不定。

程渥见宁奇无语，又厉声道：

“宁老儿，你杀害结义兄弟，不仁不义，如不认栽，莫怪程大爷要亲自动手啦！”

程渥话音刚落，一位身高八尺，年仅二十三岁的黑衣汉子抢上一步道：

“程师兄切莫动手，有道是父仇子报，容小弟先行出手，我要亲刃老贼，以祭先父亡灵。”

那胖大僧人见状急忙拦阻道：

“衲侄且退，一切由师叔与你程师兄做主。”

僧人挡住周衲后，朝宁奇冷笑道：

“宁大侠，先不说师徒如父子，我那周师侄子报父仇，你总无话可说了吧？”

宁奇仔细打量那年轻的武士，声音微颤道：

“周近南是你何人？”

周禎怒道：

“那是家父，在下乃老人家之独子铁鞭周禎。”

宁奇听罢，仰天一阵大笑，声震屋瓦，越笑越凄凉感伤。从笑声中显示出宁奇的内功修为甚高；那胖大僧人和中年大汉不由得混身一震，情知今晚虽有高手从中帮助，要想制住宁奇，仍要付出较大的代价，更何况立在门口手持竹节钢杖的老儿，双目精光逼人，也非善与之辈，倘若是齐宣化妆的，更将是一场血战。

宁奇笑罢之后，双眼含泪朝周禎问道：

“今日不论当年曲直，你子报父仇，其情可嘉。老夫见你一脸正气，不是邪恶之徒，今日想成全于你。望你日后不要与淫僧谢昆、歹人程渥在一起，重步你父后撤。当年老夫废了你父一身武功，今晚老夫也让你废我武功，一报还一报，周贤侄赞成否？”

周禎闻言一愣，他不善言词，一时竟不知如何答复。那谢昆人极险恶诡诈，知机不可失，忙给程渥使了个眼色，程渥顿时醒悟过来，脸上流露出奸笑。他疾身飘至周禎身旁，在周禎耳边低声道：

“当年恩师只是被老儿废了武功，今晚我等也只能如此，不可太过，坏了武林规矩。废了宁老儿武功，也就算给恩师报仇雪耻了，以慰老人家泉下之灵。”

周禎觉得师兄说得在理，就点头道：

“一切依程师兄吩咐。”

周禎与程渥说罢，他将单鞭复插入背，走至宁奇身旁道：

“你自认栽，本少爷就抓碎你的肩甲骨，废除你的武功，以慰先父之灵。只要你经得住本少爷三掌，某便抖手一走，

今生再不找你寻仇。”

周祯为报父仇，下过十余年苦功，除了在鞭上继承家学外，更拜在一武林异人的门下，练就大力鹰爪功、铁砂掌，能捏石如粉，武功胜程渥甚多。故而自负，口出此大言。言讫，他疾身而上，一掌拍在宁奇的左肩上，只听“嘭，”的一声，如击败革，宁奇身形微动，将周祯震退了两步。周祯恼羞成怒，双眼尽赤，他深吸了一口气，运足十二成真力，二次欺身而进，双掌同时向宁奇左右琵琶骨切下，只听“嘭”、“嘭”两声，宁奇被震得身形连晃，他倒退了一步半才拿桩站稳。那周祯被反震出四、五步远，双掌肿痛，额角渗出汗珠。

周祯怔愣了一会，他用怨毒地眼光看了宁奇一眼，转身欲去，被淫僧谢昆一把拉住，拦阻道：

“贤侄慢走，容老叔一言。”

谢昆拦阻周祯后，朝程渥暗中使了个眼色。

程渥缓缓朝宁奇走来，冷笑道：

“谁不知你宁大侠有乾元功护体，寻常刀剑都伤不了，何况是某小师弟的肉掌。仅让某小师弟以三掌报仇，岂不是骗人做耍？你骗得了未出道江湖的小师弟，却骗不了某镇三江程渥。嘿嘿，嘿嘿，宁大侠若心口如一，请自我了断，散了武功，程某马上带两位师弟一走，永不相犯，宁大侠以为如何？”

宁奇仰天长叹了一声，朝周祯道：

“贤侄，老夫见你一脸正气，不妨直言。当年令尊与老夫幼小论交，情谊不浅，后来他结交谢昆，才渐渐被引入歧途，以致杀人越货干起不法的营生。老夫念旧日情谊，屡次